

恶警叫嚣：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才打你！

—— 孙燕霞、韩建平夫妇遭刑讯逼供经过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明慧网通讯员吉林省报道)吉林省农安县烧锅镇的法轮功学员韩建平、孙艳霞夫妇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分别被警察绑架,随后遭到刑讯逼供。警察事先编造口供,逼迫他们承认五月十三日长春绿园区出现的法轮大法真相条幅是他们做的。中共警察完全不掩饰刑讯逼供,赤裸裸地说: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才打你!

孙艳霞遭到令人发指的酷刑:被恶警扇耳光、穿着皮鞋踢、碾、绑“铁椅子”、钢筋压腿、木棍敲小腿骨、抓头发撞墙、用装水的塑料瓶劈头盖脸地打、“开飞机”(双手铐在背后从下往上掰到头顶极限),孙艳霞的腿被打断……

韩建平遭到恶警扇耳光、棍子打、“开飞机”、木头椅子上的槽子掰下来使劲夹手指头和耳朵、打火机放到最大火烤脸和鼻子、黑色塑料袋套头、拖布杆打全身、……

孙艳霞的女儿韩雪在营救父母过程中,饱受恶警侮辱、骚扰……

参与作恶的是吉林长春市公安局、农安县“610”、农安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刑警队、烧锅镇派出所警察及烧锅镇邪党人员等。目前孙艳霞、付贵华仍被非法关押。孙艳霞、付贵华的家人已经聘请了律师,控告农安县国保大队警察唐克、吕明选等执法犯法者。

以下是韩建平、孙艳霞夫妇及女儿韩雪自述遭迫害经历,从中可看到被中共狼奶喂出流氓警察完全失去人性。

孙艳霞口述被恶警刑讯逼供过程：“再不说，就把你俩女儿抓来”

我叫孙艳霞，今年四十八岁。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早上我在朋友付贵华家中被野蛮绑架，9点左右我被

带上车，劫持到农安县国保大队审讯室，坐在一张铁椅子上，然后有一个叫唐克的人进来说：“我就是打死你们法轮功于长丽的唐克，你今天落在我手上，就别想好！（法轮功学员于长丽是农安县第四中学数学教师，二零一一年五月二日被迫害致死）”接着他就左右开弓打了我七、八个嘴巴掌，穿着皮鞋用脚猛踢我大腿，大概有七、八下，并说：“我就是这样祸害你家小山东（指我丈夫）的！”然后他出去了。

又进来一恶警甲，叫什么不知道，但我能认出他，他问我：“你家的东西去哪了？你制作多少法轮功条幅？给谁了？”我说：“我不知道，我没参与。”接着他就用他的脚后跟碾我的脚面，用脚踩着我的大腿里外侧的一点点肉，使劲在铁椅子上碾，就这样反复多次，边打边逼问口供。我说“没什么说的”。

半小时后，唐克又进来，问恶警甲：“她说不说？”恶警甲说：“她什么也不说。”然后唐克上来就打了我七、八个嘴巴，左右开弓，把我的双手铐在背后，架在铁椅子的椅背上，把一条一米左右长的钢筋，一头插入铁椅子扶手下，压在我腿上，另一头插入铁椅子另一个扶手下，然后用双手使劲往下压。一阵剧烈疼痛后，我的双腿就失去知觉。唐克将我铐在椅背的双手使劲往上抬，抬到极限又猛烈放下，反复多次。当时我就感觉呼吸困难，完了后，唐克又用一根木棍敲打我的小腿骨，从上到下，不停打，打了大概有半小时，然后又用木棍带尖的另一头，刺我的脚踝骨。打完后，唐克就说：“这娘们真有刚。”然后就走了。

另一个警察又逼问我条幅的事，我说：“我没参与，不知道。”然后



酷刑演示图：铁椅子

他说：“你再不说，我把你俩女儿抓来。你大闺女也抓起来。”我说：“这跟她们没关系。”接着，他就用脚使劲踢我大腿，痛的我在地上滚来滚去，右腿都被打成黑紫色。然后又逼问我，我不说，他就给他的手下打电话，说要把我俩女儿抓起来。

韩建平口述被恶警刑讯逼供过程：“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才打你！”

我叫韩建平，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生，今年五十一岁。在今年六月三日早上四点左右，我起床后，到房后园子里看看，我发现有三个陌生人在我家墙外聊天，我也没有在意。就到园子外面，刚一开门，那三个陌生人就一拥而上，把我按倒在地，堵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强行把我塞进捷达车里。我问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抓我？”他们说：“你不用问，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当中有一个黑大个，后来我知道他叫吕明选，是农安县国保大队副队长。

从抓我的时候，一直到农安刑警大队，他们任何人都没有出示过任何证件，而且他们开的车都没有车牌子。在去农安的路上，我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没有人回答。我说：“你们的车为什么都没有车牌子？”有一个人说：“我们的车都是新提的车。”我说：“你们以前没有车吗？都是新换的？”车里没人吱声。

他们把我带到农安县刑警大队后，就把我关到了一个黑屋子里，把我铐到铁椅子上，让一个小警察看着

我。他们不让我说话，过了大约一个小时，下午四点左右，国保大队的一个指导员（三十多岁，圆脸，一米七左右）一进屋就逼问我：“家里的条幅是谁写的，是谁把东西搬到楼上去的。”我说：“我不知道。”他就连续打了我四、五个嘴巴，打的我眼冒金星，脸当时就肿起来了。他又问我知不知道，我说：“你说的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打我？！”他说：“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才打你！”

他又出去找了一个二十多岁挺瘦的刑警队的一个男的，一起对我行刑：他们两个把我按倒在地，在这期间，我的两只胳膊一直被手铐在后背铐着，后进来的警察把我的头按到地上，他们把我的裤子扒开，拿拖布杆狠狠地打我的屁股，不知打了多少下，屁股都打肿了，打得我疼痛难忍，我就使劲喊。他们打累了，就把我拽起来，把我铐到暖气管子上面，他们去吃饭。后来唐克指使吕明选和指导员又把我按到地上，让我趴着，吕明选踩着我的腿，指导员把我的胳膊反背过去使劲往头顶上掰，听说他们管这叫“开飞机”。他们掰的我疼痛难忍，疼的我大喊大叫，就这样他们来回折磨我三、四次。

一个警察把木头椅子上的槽子掰下来，两手使劲夹我的手指头，夹我的耳朵，还用打火机放到最大火来烤我的脸和鼻子，他们又拿黑色塑料袋扣到我的头上，致使我喘不上来气，一呼吸，塑料袋就贴在鼻子和嘴上，一点气都透不过来，当时就有种窒息的感觉。他们就这样折磨我到次日凌晨一点左右，又把我带到交通指挥中心一楼（农安县公安局后边的楼，进门右拐）审讯室，把我铐到铁椅子上，指导员在屋内看着我。我一晚上几乎没有合眼，一直到天亮。

大约早上七点左右，唐克拎着一根拖布杆进屋，他对我说：“我昨晚睡的挺好的，起来！我拿你练练！”唐克拿着拖布杆就向我的前胸、后背、两只胳膊轮番的使劲打，还打我的膝盖、小腿迎风骨、脚踝骨，就专往没有肉的地方打。因为我的手一直被铐在铁椅子上，想躲也躲不开，他打累了就出去转一圈，回来以后，拿



酷刑演示图：塑料袋套头

着拖布杆就接着打我。我问他：“你为什么打我？！”唐克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一直到六月四日下午五点多，吕明选和一名警察把我劫持到农安县五公里拘留所，非法拘留了十五天。在拘留所期间，吕明选强行逼我签字“不上诉”。

韩雪自述遭迫害侮辱过程

我叫韩雪，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生，家住农安县烧锅镇团结村三队。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早晨临近五点，家里突然闯进十多名陌生人，把我丈夫李中江按在沙发上，不让我、我妹妹韩霜和我丈夫李中江走动，包括我三周岁的女儿和十九个月大的儿子。他们大肆乱翻我们家的东西，翻到手机就不还给我们了，不让我们与外界联系。我们问他们是谁，一人说是农安县国保的，我们问：“你们乱闯进我的家，你们有证件吗？你们随便翻我们家东西，有搜查证吗？”其中有一人拿着手铐来证明他们是警察，又有一个人拿出一个证晃了一下，之后喝斥我们不许说话，限制我们全家人的人身自由。

六月五日上午，我在亲友陪同下，去农安县拘留所看我父母，我和亲友都被非法扣押。晚上六点左右，唐克进屋，逼我骂和我同去看望父母的所有亲友，他说：“你骂人我现在就放你走。”我告诉他我不会骂人，他一句一句的教我骂，恐吓我：“你不骂就不放你回家！”我被迫学他骂人的话，直到晚上九点多才放我回家。

大约六月十三日，我和家人去农安县公安局，家人被吕明选叫上车，我看是吕明选在车上，就没敢过去。吕明选看到我之后，下车要我过去。我被迫上了吕明选的车。吕明选说了

几句话就把我的家人支下车，然后告诉我：“你父母的案子在我手上，我明天就提审你爸，看你爸咋说，你爸要说的好，就没事；要说的不好，就判。”我说：“我爸不是治安拘留十五天就回来了吗？”他说：“案子有变化，明天去提审，看你爸咋说。”在说这些话的同时，他一直摸我的手、胳膊和大腿。他又问我明不明白什么意思，我说：“我不明白，我有什么好的，让你对我这样？”他说：“你是农村来的，比较清纯，和市里的不一样。”他接着说：“我明天少问你爸点，让他十五天就回家。”他又说：“再见面时能不能给我一个拥抱。”我当时非常害怕，没敢直说不行，就说：“暂时不行，我接受不了。”过了一会儿，我就下车走了。

从我们上吕明选的车，吕明选支走我的家人之后，车上只剩下我和吕明选，吕明选就开始对我动手动脚，手一直抓着我的手，还不时的摸我的胳膊和大腿，整个被骚扰过程一直持续到下车。当我们走到公安局门口时，他又开车过来，摇下车窗叫我过去，对我说：“你不要再找别人了，找别人还得花钱，你别乱花钱，挣钱不容易啊。有我呢，没事！真想亲你一下！回去以后给我打电话！”吕明选还特意嘱咐我不让我跟别人乱说。◇

天灭中共是天意



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五百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惊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经专家鉴定：“藏字石”有2亿多岁，字为天然形成。这预示了“天灭中共”的天意。上图为藏字石风景区和风景区门票。